



夜半的貓

· 艾莉

她整個晚上都沒睡意，眼光光的張着兩粒眼睛瞪住天花板。諱靜的夜，失眠的心情，上演了一天又一天。窗外常常只有咪咪咪成了唯一的聲音。

她總是反覆的聽着那聲音。這時她攤被坐起來，搖了搖身畔那個做丈夫的問道：「喂，你聽外面那個是什麼聲音？」

「哪兒？哪兒？」他朦朧睜眼，含糊糊糊，「我聽不到阿——」

「窗外啊。」她回答，「你聽聽看嘛！」

「哦？」做丈夫的仔細聆聽一會，不耐煩起來。「唉呀，那是貓的聲音，貓呀——」

她從地想起一些什麼，又搖了搖他問道：「你不覺得那很像我們三個月大寶寶的哭聲嗎？我常常有個錯覺，以為——」說到這兒，却不聞他有何反應，她只好停了下來，看了看他，他却又呼嚕呼嚕的就睡去。

「喂！」她嘟起嘴，一個不加意將案頭一直開着的那盞暗藍色桌燈拍一聲關上，笨重的動作不慎弄翻了丈夫的煙灰缸，她沒來得及接住，砰的一聲已落在地發出旋轉的響聲。

不一會，搖籃里，他們那三個月大的寶寶受驚的啼哭起來，唧唧哇哇的啼哭聲倒像外頭的貓咪嗚聲。她麻木的任由寶寶哭着。

身畔的丈夫一連串不耐煩的翻身動作，一隻手搭到她身上，含糊的道：「吵死人吵死人！你還不快點去哄她，去——」

她又拍的一聲開燈，走到搖籃前，又憐又愛的抱起他們的寶寶，一摸，又屎淋了。

她為寶寶換了尿片，她仍舊唧唧哇哇的不休不息，她越發的惱怒道：「哦，寶寶大概是肚子餓了，媽媽給你泡奶去——」寶寶只管哭，一雙小手與腳儘往她身上亂搥亂踢。

那個做丈夫的坐起來，揉揉強壯的雙眼去把寶寶接抱過來，一面道：「這頑皮的小東西，我都不知為什麼要生下妳！」又向她道：「妳還不快點去泡奶，她這種哭法，我們今晚怎麼睡覺。」

她只覺他對自己在吃喝似的，心里莫名的暗氣起來，沉着臉開門出去，很快的又回來。他們的寶寶又在那做丈夫的懷里呼呼睡去。她看着又莫名的歡喜起來，笑容又都跑了回來了。向他抱了回來，摟在懷里是滿心的充實，不一會才把她小小的身體放進搖籃內。

回頭，她正想同他說些什麼，他早已窩在被褥里。這時睜下她呆呆坐在牀沿。

「你睡了沒有？」她輕聲的問。

「睡了呀。妳要講什麼？」

她靜了良久。良久，她沒由來似的就哭起來。

「喂，妳幹什麼？」他翻過身去，一隻手搭過去想找她，却找不着。

她兀自哭不成聲。他沒再搭理，入了夢鄉。

她獨自走去依着窗沿發愣的站着。那隻貓兒這時拖了一身的黝黑由一個方向跳去另一個方向，咪嚨了一聲。她心里徒生厭惡。……

她將窗簾完全掀開來，晚風拂向她纖瘦的身體侵襲過來。她今年廿三歲，丈夫廿五歲，當初相識在高中，後來相愛在社會大學，相守在去年。

她跟前是一盞銀白色的街燈，反映她的鬢脚臉龐，而頰上是未經抹拭却乾了的淚痕，她目光落在無垠的夜空。

沉靜中忽然又是咪嚨嗚聲，她下意识的轉身，要看看他們的寶寶，那個做丈夫的不知何時已站在她身後，肩膀起起的擋在她的前方，就在她那麼一轉身，她整個嬌弱的身體便被擁在他懷里。

「妳站在这里做什麼？呢？」

她只管依在他懷里哭了起來，像有這不完的委屈似的，却又作不了聲，抽噎着，不知從那裏道來。

他體諒又愛憐的撫摸她的頭髮，她烏黑柔滑的髮，曾經在那麼無知無牽慮的年輕日子裡纏策在他溫柔的心上，這時却令得他疼痛。他順勢的撫到她的背脊，她年輕却有點刺痛的背。

這個熱騰騰的生命枕在他廣闊的胸懷里，一生一世都屬於他。而他們共同創造的小生命正在搖籃里，像一顆有待茁壯成長為希望的種子。

儘管他毫無條件的愛這兩個早已和自己溶為一體的生命，但生活現實中的負擔庸俗的有時真叫他透不過氣來。

「睡吧！」他溫柔的說，「明天，明天還有很多事要做。」

夜幕低垂的無邊無際，他伸手把窗簾拉上，整個房間回復了剛才的黑暗。

好詩共賞

光年之外

楊澤

夜裡的每顆星子都是一面窗
我憑着敞開的窗子遙指過去
「而那裡，吾愛
那裡便是沒有愛的死去已久的地球。」

楊澤的「光年之外」是一篇只有四行的短詩，內涵却相當豐沃，要把它改寫成二、三十行不是一件難事，裏面省略的部份很多。「我和「吾愛」：他們處身的地點肯定不是地球，他們究竟在那裏？他們為什麼會到另一星球？是地球發生了戰亂被毀滅了嗎？如果不然為何「我」會和他的愛人說「那裏便是沒有愛的死去已久的地球」？……類似這些問題詩人都不作任何的交代，因為這都不重要。楊澤把自己與愛人抽離，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對地球發出了這麼一句驚人之語，習慣於早期新詩把事象描繪得一清二楚的讀者，面對到楊澤這首「沒頭沒腦」的詩，可能就會瞠目結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剛才我提到讀者須調整自己的美學觀照，去適應現代詩的表現方法，我看看先要調整的便是捨棄往常的習慣，要求詩人在詩裏把什麼都說得清清楚楚，張口見舌。

溫任平：現代詩的欣賞

這首詩寫一對愛侶來到太空的另一顆星球，四下環顧，在黑夜裡每顆星都像一扇又一扇小小的窗子，而其中一人對他（她）的愛人說：「那裏便是沒有愛的死去已久的地球。」地球為什麼會死去？是因為發生戰爭嗎？是怎樣的戰爭？是核戰吧，如果不然人類怎會在戰爭中都死去呢？而這對愛侶又是怎樣逃過這場浩劫來到太空中的另一顆星球的？這些問題，詩人都沒有交代，也不必交代。詩人不是在寫小說，他不必提供什麼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或故事片斷，所有的枝節都在詩人「縮龍成寸」時被省略了，他只「微言大義」地告訴讀者：地球是因為沒有愛而死去的，那已足夠引起大家的深思了。

溫任平：曲徑通幽看現代詩

森林之傷

· 李笙

已是很森林了
你的窗，張着些許遙遠
如何辨識？若那人歸來
夜的黑影濃濃蒼長
自停電區的荒陬
那人步履傾斜，冷冷
以瘦削的影子走人，以一眼企圖
那人是疲憊斑馬一匹

一泓清淺池水繫住
一整箇春天，在蕊雷在一朝寺
我是虔誠的魚，那時
林蔭皆來池邊洗沐
益着微微幸福，你的肩尖下，
向日葵撥過一片陽光，我們彼此注視着
沒有任何意義

是的，這是沒有意義的
當腕錶已奔馳得喘息了
你的白葉窗更渾沌，變然而仰首
那曾經是熟悉的
雨，啊，落着震顛的陌生於芭蕉上
走出夜幕，我披一襲寂痛的雨衣



《蕉風月刊》419期出版了。本期要目有陳慧樺寄自台北的論文（評論大馬留台作家）、商晚筠寄自新加坡的小說、郝毅民寄自紐約的詩、艾濤汎寄自倫敦的散文、徐天就寄自荷蘭的譯詩，還有本地作者的創作。《蕉風月刊》是純文藝刊物，園地公開，歡迎投稿。《蕉風月刊》每本售價一元五角，長期訂閱半年八元，全年十五元。郵購及代理請寄：MALAYA PUBLISHING & PRINTING CO. SDN. BHD., 10, Jalan 217, 46050 Petaling Jaya, Selangor, Malaysia.

書訊

砂撈越星座詩社
文藝雙週刊
45
P.O. Box 1280,
93726 Kuching.

人世間

蕪蕪學派的誕生「與「彷彿在君父的城邦」。賞析文字則摘錄自本國知名寫人溫任平的「文學、教育、文化」一書（天狼星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）。

代郵：鑽石子友，你寄來的小說已經收受，我正在設法為你刊出。文友寄稿來，殷切的心帶我們可以理解，就算要求退稿，我們也不會快快樂樂地退回去讓作者快快失望，因為怕作者失望後就不再提筆。這不得已退稿時我們也會寄去一些鼓勵的話。作者的來稿，我們皆有記錄，沒有刊出的稿也收在紙箱裏，捨不得丟掉，有時也再去翻閱，懷有遺憾遺憾之感。也因此我們從詩文友，就算來稿不報刊出，也請別失望，繼續寄來吧。給鑽石子的覆信已寄出，請查收。（鑿刻）

「煙火」副刊曾刊登過一位文友的來信，記得來信中曾提起介紹詩人及其作品的建議。想起來呢，在此時此地，文藝資訊十分缺乏，要接觸國內外現代詩人的好詩，有時並不太容易，一般人對現代詩也因陌生而常常產生誤解，難以欣賞其間之美妙。有鑑於此，我們十分歡迎文友為我們介紹好詩，以便普及現代詩的欣賞。由本期開始，我們將推出「好詩共賞」這一欄，希望各地文友推自己讀過的好詩。詩的評析不一定要由文友自己執筆，編譯譯家的賞析文字（並註明出處），精簡地點破其中美妙，也不失為可行的推介方法。本期率先介紹楊澤的短詩「光年之外」。楊澤，台灣嘉義人，台大外文系畢業，曾留學美國，著有詩集「